

#榮譽領航員

孩子，你為何不能像我？

文 / 劉克襄 2020-02-17



圖：楊煥世 攝

「我是個失敗的父親！」面對記者，一向給人陽光堅毅形象的自然作家劉克襄，竟然冒出這句話。

「彎腰再彎腰，退讓再退讓，」這是他對自己的父親形象的描繪。他的失敗感，來自於他沒辦法把兩個兒子「複製」成另一個他，在父子意志力的拔河競賽中，一向自我意識強烈的劉克襄，一點一點被孩子拉過去了。

以前的劉克襄是怎樣的？和他相交三十多年的木刻畫家何華仁形容他，擁有山林一樣的堅韌意志，走路講話都像一陣風，彷彿一直在和時間賽跑，時時刻刻，他心中只有兩件事，文學和自然。

從一九八二年出版《旅次札記》，開啟了台灣自然寫作風潮，三十多年來，劉克襄出版了將近四十本書，每一次都是一個大膽嘗試：一九八九年的《橫越福爾摩沙》，是台灣第一本自然志和歷史旅行；一九九一年的《風鳥皮諾查》，是台灣第一本動物小說；二〇一〇年的《十五顆小行星》，則是國內第一次從人物入手去敘述自然。能開創這麼多第一，是因為他有一股別人沒有的堅持。

三十年前寫《旅鳥的驛站》時，整整一年，當時家住永和的劉克襄，每天清晨五點，就帶著望遠鏡、鳥類圖鑑、畫冊和詩集準時出門，騎一小時的機車，到關渡自然公園，或是更遠的沙崙海水浴場，去觀察鳥類，中午再進辦公室，小睡一下，然後開始每天從下午四點到深夜的《中國時報》副刊編輯工作。



叛逆小兒子染一頭金髮，逼迫我正視彼此的不同。

頂著酷暑或狂風，在無人的沙洲看鳥、記錄鳥，完全沒有收入，沒有掌聲，甚至也不是為了興趣，只因為他覺得這是有意義的事，就用意志力支撐著。

被稱為鳥人的他，結婚生子後，行動受限，於是他把目標轉移到住家附近的小郊山，常背著兩歲的小兒子奉和，牽著五歲的大兒子奉一進入山林，父子三人一面玩著草叢遊戲，一面遠遠觀察鳥類動靜。

劉克襄不僅帶著孩子入山，還把住家改造成閱讀間，每晚為孩子念文學名著、編故事，衷心希望，孩子能成為另一個他，在大自然和書本中度過一生。

然而，每個孩子都是獨立的生命，無法被父母親的意志塑造，父子間的差異慢慢凸顯，衝突也增加。

敏捷靈活的小兒子奉和，總是用非常外顯的方式，來逼迫老爸看清兒子和自己的不同。

「能夠不要跟我在一起，能夠遠離我、還有遠離我的期望，這是他生命中的一種，跟我（相處）的方式。」他如此形容。

升上高中後，奉和變得叛逆，他迷戀日本頹廢派作家太宰治，對人生意義充滿質疑，還頂著一頭金白亂髮，蹺課、抽菸、穿耳洞，耳洞裡掛著長長的耳墜子，手指上戴著鋒銳的「刀戒」，成績總是吊車尾，不想考大學，只想寫小說。

劉克襄記得很清楚，孩子染髮的那天是大年初四，藉口出去找朋友，回來就變了一個樣子。奉和滿不在乎，劉克襄卻大為震驚，「我們家怎麼會出這種孩子？」

他難過的是，孩子從小跟著他在山林裡做田野調查，接觸的都是自然、環保理念，為什麼會用這些毒物去傷害自己，傷害地球？他也氣，自己嚴謹規律，一向用超高標準要求自己，從來沒有一點放縱，為什麼不能影響孩子？

但他沒有開罵，只是好幾天不跟孩子說話，慢慢說服自己後，還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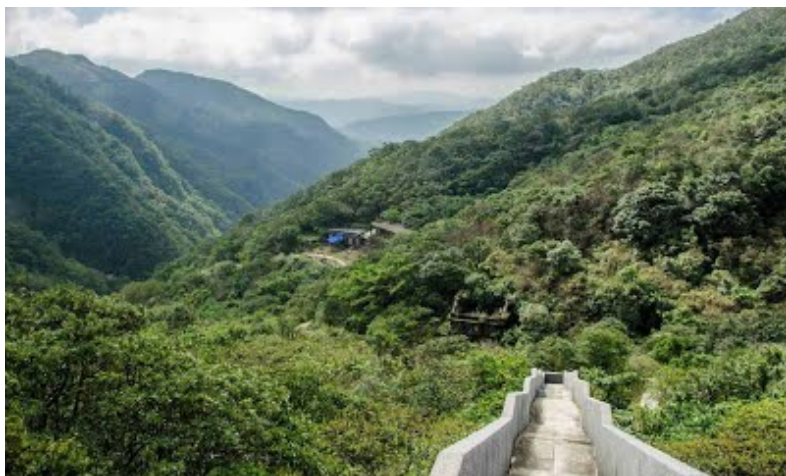
孩子商量，在外面染髮又貴又傷身，下次染髮，就在家裡用植物染吧。

「這不是孩子的問題，這是大人自己不知道要如何面對這個世界，所以問題出在爸爸，不是出在孩子。」他告訴自己，孩子是正常的，做為父親，就是要不斷的學習退讓，再教育自己，「因為這個世界已經是他們的世界，你才是學生，孩子是你的老師，」劉克襄習慣性的搖搖頭說，一次又一次，他就是用這種方法來安慰自己的挫折。

溫吞大兒子動作慢，反而磨練我從急躁到懂放鬆

劉克襄的大兒子奉一，給老爸的挑戰又是另一種。

溫順貼心的奉一，從小苦於氣喘和異位性皮膚炎，皮膚也常因摩擦或出汗而搔癢難耐，動作比較慢，為了孩子，劉克襄形容自己「就是一直等，一直等，一直等，」讓步調急切的他飽受挫折。



大粗坑古道有一年冬天，劉克襄帶著孩子走大粗坑古道（侯硐到九

份)，那天又風又雨又冷，父子三人孤單的走著，十一歲的奉一走不動了，他板起臉訓斥，強迫奉一往前走，奉一一面哭泣一面慢慢走，「他不敢不走，他怕我會拋下他，帶著弟弟走掉。」蒼涼古道沒有歇腳處，天色又暗得很快，劉克襄當時實在是沒有選擇，但這樣的經歷，卻讓他反省。

以前劉克襄帶隊去自然探查時，非常注重效率，總是事前準備一大堆資料，然後一馬當先，照著進度快步前進，休息時又立刻拿出資料研讀，或是在速寫簿上記錄、寫生，一刻都不休息。

「沒辦法，我是『螞蟻』個性，夏天就忙著準備冬天的食物，」這或許也和他身兼數職，又要上班、又要做自然旅行、又要寫作、又要帶孩子，永遠覺得時間不夠用有關。現在，劉克襄會放慢腳步，不在乎一條步道一定要走完，有時走著走著彎進岔路，他就隨意晃蕩，欣賞原本不在預期中的另一番風景。

為了改善奉一的體質，這幾年他開始接觸有機食材，利用到各地演講授課的機會，窩在老市集裡挑鳳梨，找角菜，形象從一個粗獷「鳥人」變身草食男，九月還要出版新書《老男人的菜市場》，這其中的秘訣，也是一個「慢」字。

「市集裡的老農夫，可能一輩子就是種菜，他的生活節奏是很單純緩慢的，」他不可能單刀直入詢問老人家的耕作秘訣，必須慢慢扯、慢慢聊，就像對待一個緩慢成長的孩子一樣。

兩個與我迥異的孩子讓我更接受非主流價值，成為真正自然人。

劉克襄想通了，兩個孩子或許不像他，十八歲就立定志向，一天也不鬆懈的向前衝刺，然後不斷獲獎，在體制內外都悠游自如。但那又如何呢？他不也一直以淡泊權勢為榮，堅守著自己的孤鳥個性嗎？為什麼到頭來還要為孩子不夠積極，可能庸碌一生，而覺得挫折、焦慮？

「如果說，我以前對主流價值的反思和抗拒，只是小學程度；那在孩子的強迫帶領下，我現在可以進入中學、大學了。」他轉念，並修正了對自己的評價：「我是個失敗的父親。但這個失敗，讓我學到更多、更滿足！」